

陆蠡集



浙江烈士文丛

陆毅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书名题字 郭仲选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严麟书

陆 蠡 集

熊 融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插页3 字数172,000 印数0,001—9,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20 定 价：0.87 元

一个崇高的心灵

黄 源

陆蠡是散文家、翻译家，而且是爱国的抗日烈士。他是一九四二年牺牲的，距今已四十一年，年轻的同志不大知道他了。为此，我先把他的简历介绍一下。

陆蠡（1908—1942）原名陆考源，字圣泉，浙江天台人。五岁时受父亲启蒙教育，六岁入私塾。一九二〇年，十三岁负笈离乡，入杭州蕙兰中学补习英语。翌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一九二四年就读于之江大学。一九二七年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至一九三一年毕业。一九三一年到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教，并与友人吴朗西、陈瑜清、伍禅等创办泉州语文学社。一九三四年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教。一九三五年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八一三”抗日战争后，巴金、吴朗西赴内地，陆蠡留沪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并于一九三八年创办科学、文化综合性半月刊《少年读物》。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为汪伪捕房所拘，旋即引渡至虹口日寇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惨遭杀害。殉难时，年仅三十四岁，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翻译有屠格涅夫的《罗亭》、《烟》，拉玛尔丁的《葛莱齐拉》等。还写过一些诗歌和有关天文学方面的文章。

我们几个要好朋友都亲昵地称他“阿陆”。我是通过他在

杭州之江大学高中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许天虹才认识他的，并且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许天虹是我的同乡，小学、中学同学，他转学到之江大学高中部里，有几位同班的要好朋友，如吴朗西（后来去日本东京上智大学专攻德国文学，回国后从事文化工作，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吴金堤（后来和陆圣泉一同考取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陆圣泉等，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友。我们的共同点，主要是在课余时间对文学有共同的爱好。一九二七年秋季，圣泉和金堤在劳大求学，我和天虹则在劳大编译馆工作，从此就结下深厚的友谊。特别使我忘记不了的，是后来我在江湾安家立业，所谓安家就是建立小家庭，立业就是从事精神劳动，以译著为职业。这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在处理生活的困难上，我第一个求助于圣泉。只要我一跑进他的宿舍，叫一声阿陆，诉说了苦处，他立即应声而起，从来没有半点推却过，好象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似的。巴金在《怀陆圣泉》纪念文章中说：他对朋友“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巴金又说：“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然而象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这是巴金在三十七年前写的话。我的一生中，在个人私交方面，象圣泉这样的朋友，也是见得不多的。

他的这三本散文集，都编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第一本《海星》编在第二集，一九三六年出版，第二本《竹刀》即《溪山集》，编在第五集，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最后

I

一本《囚绿记》编在第六集，一九四〇年八月出版。《文学丛刊》中很有些是巴金约请，经过我手交去的稿件，或由我推荐给巴金的，而圣泉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圣泉比巴金早，受益于圣泉也比巴金多，但陆蠡的散文列入优秀作家之林，完全是巴金的眼力，在译文上也是这样。一九三六年，圣泉凭一时的高兴，翻译了法国拉玛尔丁的《葛莱齐拉》。圣泉的法文，是在劳动大学学的，老师是法国语文和文学专家赵少侯教授。这法文原著，是从当时法国回来不久的陈瑜清那里借来的，这在《后记》中也申说了，“承友人瑜清借我数种不同的版本，并为我悉心从原文校阅了。”大概前年吧，圣泉的女儿陆莲英从杭州回天台家乡，从她父亲的遗物中检出一大堆法文名著，书上有瑜清的名字，都交还给瑜清了。这译本编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九种。当时我没有读，直到二十七年后，偶然在宁波旧书店买到这本破旧的布面精装本《葛莱齐拉》，读后才惊异圣泉的文才。而巴金早已发觉了这一点。所以巴金他们当年在游览杭州时，“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巴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担任的是屠格涅夫的第一册《罗亭》和第五册《烟》。巴金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件事，是痛惜人才的丧失。

我和陆蠡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一年。当时我从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历尽艰险，在丹阳城外靠近铁路沿线的一个小村庄里，搞到一张进城的证件，就从丹阳乘上火车到上海，下车后直奔巨鹿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待我的，就是陆蠡。

这时巴金、吴朗西已赴内地，“孤岛”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担子落在陆蠡肩上。他是一个诚朴的书房里的人，很少与社会直接打交道。他从家庭到学校，大学毕业后，进的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办的中学。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编辑，也是几个文人合办的文化事业，圣泉乐于此业，而且勇于负责，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他在这文化斗争的岗位坚持着。巴金他们再三邀他到内地；我于一九三九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也曾写信邀请他，他都没有答应。在上海见面时，我也不再提起此事。那时我和他谈起皖南事变的情况，他是难以理解的，这也难怪。根据他的经历，哪里想得到挂着抗战招牌的国军，对英勇抗战的友军，竟施展如此毒辣的剿灭异己的手段。后来我通过许广平找到新四军军部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他们把我安顿在别的住处。这里附带说一句，我见到许先生的第二天，竟想不到组织上就来找我，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是处于非常秘密情况下，可见许先生和我们党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来我的住处，除组织上单线联系人之外，只有陆蠡知道，他常来这隐蔽处所看望我。有一次我出外回住处，从大弄堂进去走近我住的小弄堂，看到靠近我的住所的后门边，有两个不三不四的人靠墙站着，好象把守似的。我提高警惕，发生怀疑，不敢进小弄堂回住所，笔直穿过大弄堂，向别处投宿，并通知陆蠡去探虚实，他又帮助我处理了善后事宜，直到组织上把我安全地送进苏北根据地。没有想到，我和他从此永别了。在我们别后只有一年，即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就被汪伪捕房所拘，旋即引渡至虹口日寇宪兵拘留所，死在日本侵略军宪兵队手里。巴金说：“据说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就这样，他为国壮烈牺牲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如今过了四十多年，我怀着深厚的追念之情，依次通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也读了他的至亲好友的沉痛纪念他的文章。我觉得在“知人”上，巴金的《怀陆圣泉》可为代表，他真正接触到陆蠡的“崇高的灵魂”，并且把它深刻而精确地刻划出来了。他的散文，最可贵之处，在于感情深沉、诚朴，把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受难的亲友、群众凝结在一起，如他自己所说：“故乡的山水如蛇啮于心萦回于我的记忆中”，而他的记忆离不开受难的人民。在读者眼前显现的是一幅可爱的山水间生活着的却是无数受难人民的图景。过去我们相交时，我只觉得他对朋友，当然不仅对我，“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通过他的散文，才看到他对乡土、对受难人民的深沉、诚朴的爱。基于这样爱乡爱人民，最后为了爱护祖国的尊严，伸张正义，不畏强暴地死于敌人的毒手，这是他心灵发展的必然，也是他“崇高的灵魂”的最高的体现。

说到他的心灵的发展，这三本散文集，正是心灵起伏发展的忠实记录。他写作的时代是抗战前前后后的八年，那是中国社会受敌人的侵略又是国内爱国势力和反动势力全面较量的时代，这不能不反映在宁静的散文作者身上。歌德曾说过：“在每首诗后应注明写作日期，这样就等于同时写了进度日记。这并不是小事，我多年来一直这样办，很知道它的好处。”陆蠡正是这样办的。在他三本集子里，特别在前后记里，都注明了写作日期，由此可以看出他心灵的起伏、思想的发展和感情的深化。这三本散文，因此也是他生命发展的里程碑。如《竹刀》，原名《溪山集》，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而这集子付印时，上海“八一三”战争已爆发，他在一九

三八年三月二日的附记里说：“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最后的《囚绿记》，都是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〇年春间写的。他说这集子是他的一些吞吐的内心的呼声。那时上海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下，“吞吐”的含意乃是抗战的意思，明白地说，这集子就是他的内心的抗战的呼声。首篇的《囚绿记》，还是以引绿影入室为乐，颇有诗意，但当时芦沟桥的炮声已响，室外已是不能再留连的烽烟四逼的旧都了，他不得不离京南返。象《池影》开首的自白：“我来这池塘边畔了。我是来作什么的？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磨折：异族的侵袭，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情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检，我暴露了我的弱点……。”他的这种心情的自白，我们在早期相处，确实没有听说过。其实这并不是弱点，“暴躁”、“易怒”等等是假象，本质是一个炽热的爱国心被压抑着无从发挥，变成“暴躁”、“易怒”的反常状态而出现。就在这有着一泓清水的池塘边畔，他也回忆起他的一个婢母偷偷在半夜投入它的怀抱的惨境。

我发现最体现“文如其人”的，是陆蠡的一篇短篇小说，题名《秋稼》。它发表在上海抗战后，《文学》、《文季》、《中流》、《译文》四个文学杂志停刊后合办而由茅盾、巴金主编的《烽火》抗战文艺刊物上，这虽不是散文体，我希望收在这文集中，因为这简直是他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鲁迅不是说过吗：“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秋稼》中的主人公“阿富”，是一个种田人，他也说，“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家

耕种的田地，已成为战区，村里的男女老幼都逃避了，阿富把牛和家眷都寄托在别处，自家守在屋里。这固然是舍不得离开胼胝经营的家；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秋稻转眼成熟，这是他半年辛苦的结晶，他全家命脉所在，他是离不开土地的。后来，敌人的便衣来把他抓去，说给他每天二块钱，叫他供给情报。阿富没说话。他知道当前是个大难关，他知道他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亲祖宗及妻儿后代也还是中国人。现在坐在他前面的是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的叫做里通外国，这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代的。一个人能对不起祖宗后代吗？阿富心里这样想着，紧闭着口，不答应，他是抵死也不答应的。结果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

陆蠡作为一个作家，坚守在“孤岛”的文化战斗岗位上，又如鲁迅所说的，是一个中国人，被敌人所捕，面对着敌人，痛斥汉奸卖国贼，大东亚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他笔下创造了平凡而伟大的爱国者——农民阿富的光辉形象，而他自己处于与阿富类似的情景下，用生命铸成同样光辉的形象。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陆蠡是个平凡的人，但死得伟大。这正是他崇高的灵魂的最高体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陆蠡的散文，是这崇高的灵魂的工程师的最好体现。这些作品将与作者永存。

战争年代是过去了。今天的爱国心主要表现对四化的建设上。学习陆蠡的爱国篇章，学习陆蠡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实现四化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最希望于读此书的广大读者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夜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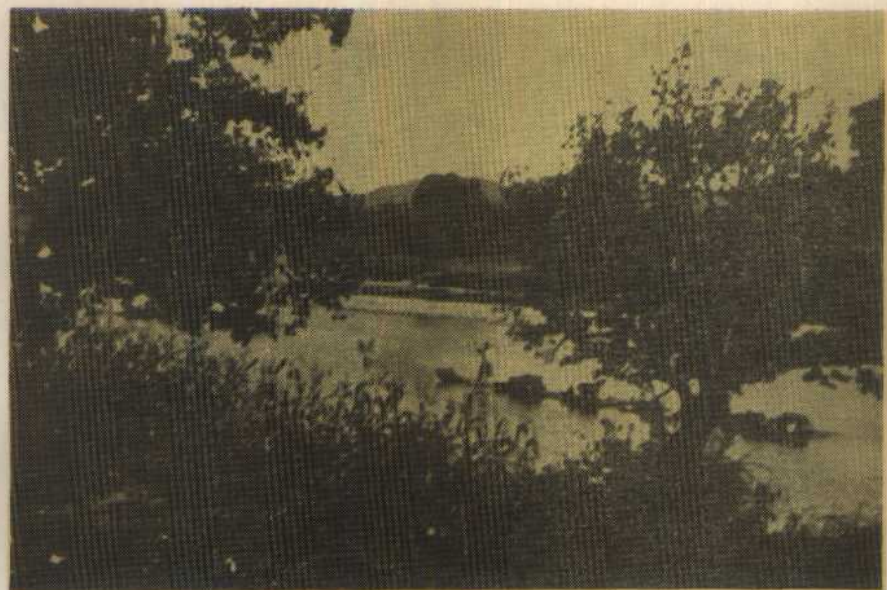
陆 鑫 遗 像



中学时代的陆蠡

陆蠡摄于村后山坡上





陆蠡的家乡——岩头下村始丰溪



陆蠡的家乡——岩头下村



我们在浙江大学工学院（陆蠡与同学们参观浙江大学工学院时合影）



陆蠡与友人吴朗西、陈瑜清等创办泉州语文学社时合影

D375/10

目 录

I 一个崇高的心灵 黄 源

海 星

第一辑

- 3 黑 夜
- 4 海 星
- 5 钟
- 6 桥
- 7 夏 夜
- 8 失 物
- 9 春 野

第二辑

- 12 蛛网和家
- 13 窗 帘
- 15 元 宵
- 19 麦 场

第三辑

- 21 贝 舟

- 25 光
27 梦
29 松 明
31 蝉
33 红 豆

第四辑

- 35 榕 树
37 麻 雀
42 母 鼠
44 荷 丝

第五辑

- 46 水 碓
49 哑 子
52 蟋 蟀
56 八 哥
58 后 记

竹 刀

上 集

- 61 溪
67 竹 刀
73 秋
78 庙 宿
88 嫁 衣
94 灯
102 网

下 集

- 107 識
110 苦 吟
112 后 记
113 附 记

囚绿记

- 117 序

第一辑

- 119 囚绿记
122 光 阴
127 池 影
131 寂 寞
135 门与叩者
140 乞丐和病者

第二辑

- 144 昆虫鸟兽

第三辑

- 162 私塾师
170 独居者

集 外

- 179 覆 巢
183 秋 稼

- 189 《少年读物》发刊词